

# Konsalik

康萨利克畅销小说精品集

[德] H·G·康萨利克 著 © 王文博 译



# 情网 黄泉路

阴雨绵绵的夜晚,纽约附近的小港区一片寂静。港区巡警在破旧的仓库房檐下,发现一具死尸。几天过后,连夜又发生了数起凶杀案。科尔纳警官和助手绞尽脑汁,

历尽艰辛,最终将利用征婚广告连续作案、劫财害命的凶手捉拿归案。

群众出版社



# 情网黄泉路

(德)H·G·康萨利克 著

王文博 译

二〇〇三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网黄泉路/[德]康萨利克著;王文博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3.1

ISBN 7-5014-2780-1

I. 情… II. ①康…②王… III. 长篇小说—德国  
—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5987 号

情网黄泉路 [德] H·G·康萨利克 著

译者: 王文博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封面设计: 郝大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 100078

印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15 千字

印张: 6.5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14-2780-1/I·1159

印数: 0 1—7000 册

定价: 1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 内 容 简 介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纽约附近的一个小港区一片寂静。巡逻警员在港区的一个破旧仓房的屋檐下发现一具死尸。过了几天，又在夜里接连发生好几起凶杀案。科纳尔警官和他的助手绞尽脑汁，历尽艰辛，最后终于将利用征婚广告连续作案、劫财杀人的凶手捉拿归案。



第一起谋杀案于 1954 年 5 月 24 日被发现。

这是个阴雨绵绵的星期二的晚上。一股相当强烈的海风从大西洋面上直吹入这座黑乎乎的港口。港口上的各种设施在这阴雨雾弥漫而遮蔽了的灯光下，看上去显得比平时更加荒凉寂寞，没有生气。

因此不难理解，勃普·莱利在这样的时刻里外出进行巡逻，心里是不怎么高兴的。更确切地说，他是嘴里嘟囔囔地走出去的。本来嘛，又有谁愿意在这淅淅沥沥的冷雨里巡游几个钟头呢？所以，当莱利发现那个人的时候，简直觉得真是奇事一桩。

那个人当时就坐在霍伯克港区里一间简陋的仓房的阴影下，像是睡着的样子。他的两条腿微微伸进了一只路灯的暗淡的灯光下。灯光打在那双漆面皮鞋上，竟

像镜子一样闪着亮。死者的头低垂在胸前，他的身上却裹着一件贵重的、由上好的英国粗花呢料子裁制的大衣，看上去像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显出痉挛与僵直，也没有一丝血迹。而且，连衣服上也不曾见有被弄脏之处。只有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和那一对像在惊惑不解中睁大的眼睛告诉警察：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死者，并不是一个酣睡中的酒鬼。

当尖厉的警哨声撕裂这昏暗的夜空时，正在休村港霍伯克码头上的货栈里继续码放着货物的几个工人都不禁抬起头望了望远方，接着又无声地彼此点了点头。“又是一个！”高个子的工头嘴里咕哝了一句，随手抹掉了额头上的汗水。工人们谁也没有说什么，但大家心里都在想：这走私的营生可真不是好玩的！然而死了人的事，他们却谁也没有料到。近几年来，纽约港口上还算颇为平静，只是黑道儿上的走私活动还很猖獗，不时发生竞争对手之间的群体伙拼现象，为的是争夺入港船只在某个码头上停靠卸货的权益。

就是这样，工人们并没有理会那尖厉的警哨声过后不久，在码头大道上又有警车呼啸而过。此时此刻虽然他们都在休村港的霍伯克码头上，但是谁也没有看到那个死者是怎样被缚在一只担架上，又蒙上布推进了一辆急救车。也没有人看到有一小伙警察在那出事的地点打着明晃晃的聚光手电筒认真地查看了一番，一位警察摄影师还用专用的摄影机拍下了一批照片。这一切活动统统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约摸在一个小时多一些之后，霍伯克港区便又在这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那黑乎乎的休村河水依然和往常一样，懒洋洋地流向上湾。货栈里的最后几盏灯光也熄灭了。此时，在一个装卸棚下，却有另外一名警察正寂寞无聊地立在那里，透过雨帘望着码头大道对面的那一座座起重吊车的方向。那些吊车的钢铁骨架高悬在夜空中，活像一个个幽灵。死掉一个人——这对拥有近 800 万人口的大城市纽约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生活仍在继续着……

但是，谋杀活动却不会如此迅速地了结。



亨利·科纳尔警监一上班本来就不大痛快。昨天晚上他在一场男士聚会中碰到了当年的一位老同学，两人在兴高采烈之下喝得有些太多了，起码是后来的整整一夜未得安宁。因此，当斯蒂瓦特·本诺尔斯少尉将昨夜发现死尸的报告放到他的办公桌上时，他看了自然情绪不会有什么改善。此时是5月25日的早晨。伴随一大叠照片的是一份关于在几个小时以前在霍伯克港区发现一具神秘死尸的详细的报告。

“送三部M科处理”——红色的卷宗封面上写着这样几个字。科纳尔不满意地望着那份卷宗。“这是谁定的？”他问站在他身后的本诺尔斯。本诺尔斯正装着他的烟斗。

负责接办。”

“是一起明显的谋杀案吗？”

“刚好不是。不然就会交给二部 A 科去处理了。但是默里经过尸体解剖检验之后批给我们办的。昨天夜里进行调查的同事们说更多的情况他们就知道了！”

“很好。”科纳尔警监打开卷宗，仔细端详着放在最上面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死者坐在仓房墙边上的照片。“看样子像在睡觉的嘛，把死者放成这样一种姿势，很奇特……”

科纳尔把照片放到一旁，开始草草浏览那份报告。“是港口巡警发现他的。发现他的地方恰恰又是每隔一个小时便会有换岗值勤的警察必然从那里经过的地方。这就是说，这个死者是在晚上 9 点到 10 点之间被放在那里的。”

“也许是那个时候瘫倒并死在那里的呢。”本诺尔斯说道，随之撮起了下嘴唇。他的这个动作使他那本来就够丑陋的面目看上去更加丑陋难看了。他不紧不慢地吸着他的烟斗。“默里认为是死于心脏病，因为多纳斯医生的解剖检验发现，死者患有心肌梗塞。”

科纳尔抬起头，他的脸色挺不好看——他现在也正在不得不同越来越剧烈的头疼的痛苦进行着斗争。“这么看，你也认为这是一件连你自己也并不相信的谋杀案喽？那么，这种寻常的案子拿到咱们这里来干什么呀，还是应该送到事故科去处理才对嘛。”

“这也正是我的看法。不过还有一点。”

科纳尔那酒后百受折磨的脸上突然显出试图一笑的表情。警监望着本诺尔斯这个又瘦又长，举止大大哈哈颇有些不修边幅的，满脸密布雀斑的小伙子，善意地摇了摇头道：“看来你对这本卷宗似乎还了解得很清楚嘛。”

“这只是为了减轻些您的负担，头儿……多纳斯医生在发现心肌梗塞的同时还发现尸体内有一种毒素，而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种毒素却并没有作用在死者的心脏上而是作用在了他的消化器官里。正是这一点使默里决定将这个案子交给了我们。他预感到这里面定有蹊跷，头儿。”

科纳尔耸耸双肩，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好，就让咱们来干吧，斯蒂瓦特。车子准备好了吗？”

“是的，头儿。”

“我们先到验尸房去。我要亲自查看一下死者。路上我就可以把这些‘杂碎’统统看完了。”说着，他用手指点了点那本红色的卷宗。“好在东西也不多。知道死者是谁吗？”

“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没有钱包，没有钥匙——甚至连西服和内衣内裤上的厂家牌签儿也被撕掉了。”

此时正准备将一粒解酒药片放入水杯里的亨利·科纳尔听后忽然大吃一惊，他立刻徘徊起来，脸上充满了紧张。

“这么说这件事的确变得很有意思了，斯蒂瓦特！”

本诺尔斯明智地点了点头。“这我早就知道了。”他的口气流露出似乎这是不言自喻的。



验尸房里，一股停尸间里所特有的甜丝丝的凉气朝他俩扑鼻而来。每当他踏进警察总署地下室的这间大厅，本诺尔斯总要竭力克服一种不由自主涌上心头的，感到紧紧地卡住了他的嗓子眼儿的憋气。亨利·科纳尔也是一样。当那位看管验尸房已经二十年之久的老刑警朝他走来，并友好地同他们打招呼的时候，他也不禁闭紧了双唇。这种景象他早已习惯了，挨着白墙一排排一张张摆放着的都是蒙着白布的停尸担架。这空旷的大厅里，惟一的一点装饰便是迎面的墙上那支简简单单的木制的十字架。

科纳尔警监微微寒慄地四下里望了望。“还有更多住客吗？”他尽力装出一副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样子问道。老刑警点点头。“是的。”

“三个死于汽车交通事故，一个自杀的，两个盗窃犯在逃跑中被开枪打死的……总共十一个！”老刑警点点头说着，接着又摇了摇头深有感触地说：“唉，不只是在战争时期，就是和平时期，人类也在相互残杀着！他们总是利用各种办法和手段，使自己的数量越来越少！”

科纳尔的头疼症此刻早已消退了，他听了这话淡淡地笑了笑。本诺尔斯打量着那十一只覆盖着的担架，用力撮起下唇：“可以吸烟吗？”

老刑警伸出拇指指了指肩后，颇具幽默地答道：“这里的这些家伙们肯定是不怕的了。我更不怕，我自己也抽烟，为的是让自己不要老是闻到这尸体的味道。”

于是，本诺尔斯立即装满了他的烟斗，点燃了。“警监，您不是想看一看那个神秘的死者吗？”

老刑警指着那一排担架：“在那儿，第四个。就是他！”他说道，“可是费了我老劲了！这几个小时以来有一群又一群的记者闯过来，非要为他拍照不成。统统被我挡住了！那些报界的家伙，纯粹是一帮居心不良的人，没有一个是死者怀有虔诚和善意的！”说完，他用两个手指从他的白色工作服的口袋里夹出一支抽了一半的雪茄，点燃它又抽了起来。于是，一团团浓浓的灰色烟云在大厅里盘旋腾起。

亨利·科纳尔走向第四个停尸架，俯下身去。他犹豫了瞬间，没有动手揭开蒙尸布。但马上，他又想起人们说这个死者看上去像是个睡着的人一样。他作为刑警官员以来多么恐怖难看的尸体不曾见过啊。于是，他断然

拉开蒙布，望着那个上了些年纪的男人那张宁静的放松的脸。的确给人以一种安静地睡着的印象。

因为白布一直蒙到死者的脖子处，所以人们无法看到他的肚子已被多纳斯医生剖开过，并且此后又用大针脚草草地重新缝合上了。在脚部，人们在停尸架上挂了一个牌子，标上了死者在警察局里的登记号码。

老刑警此时退到了正在沉思地察看着这个死者的科纳尔身后。“挺奇怪的一个，是不是？”他轻声地说道，“默里觉得这里面有些不对头！我想，您大概正是为此而来的吧，警监先生。这个死者至今还没有人前来探访过。和这里的其他死者一样。”

斯蒂瓦特·本诺尔斯端详着露在蒙布外面叠放在胸前的双手，突然问道：“有人给他取了指印吗？”

“这个二部 A 科已经做过了。”老刑警从嘴里抽出雪茄答道，“你们打算征用这具尸体吗？那可就得把它放到冰里深冻了。或者，你们认为可以把它弄出去埋葬算了？我可是宁愿这个处理办法的，警监先生。在第二地下室里我已经深冻起七具尸首了。有一具甚至已经长达半年之久了。因为默里总是声称他还需要它，用以证实一桩谋杀案。只是那个凶手他至今也没有捉拿到……”说罢，老刑警咯咯地讪笑起来。

亨利·科纳尔立在这个陌生死者面前，仔细地察看着他的面容表情线条。他不大看重那些照片，宁愿通过亲自观察，以死者独有的若干特征去塑造一张面孔。这样，他便不会很快将死者的面部表情忘掉。在他观察这

个陌生人的时候，脑子里想着刚才在来这里的路上曾读到的卷宗里的内容。那是他的同事科林·毕其利所写的一份平淡客观的报告。警监长在上面做了些批语和评注。根据这篇报告，死者应是个经济条件较为富有的人。他的身体保养得很好，他的两只手看上去不是个体力劳动者的样子。他的衣服，包括内衣、内裤，做工都是上乘的，显然都是名牌货。一个特别调查小组目前正在就此进行研究，尽管没有生产厂家的标牌，人们仍可以从衣料的纺织纹理及其他若干特征上去进行判断。这个陌生人的死亡是由心肌梗塞所致。他的胃里发现的毒品看来并没有，或者说很迟才起了作用，即在毒素浸染到他的器官之前，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功能。

“让人把尸体冰冻起来吧！”科纳尔边思索边指示道，“我还需要它。”

“也不可能指望着什么别的结果了。”老刑警点了点头，“你们呀，总是细细地追究过来又追究过去的！其实，在今天这个时候，多一个死者或是少一个死者……还会有什么值得人们去注意的吗？”

本诺尔斯耸耸肩走开了。他已经十分渴望呼吸到室外那新鲜的春天的空气，渴望得到那即使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的巍峨景观也能在它的照耀之下变幻形态的太阳了。

“多亏你还没有成为政治家。”他说了句便朝大门口走去了。此时科纳尔重新把死者覆盖好，然后又在一小盆石炭酸水里洗了洗双手。



“您不得让任何人接近这个死者。”警监斩钉截铁地说道，“当然，只有默里除外。也不准死者的任何亲属、朋友或熟人来看——假如有人声称自己是这些人的话。当然，多纳斯医生也可以来看。但是除了他们之外谁也不行！”

“我懂了。”老刑警点着头，“可是那些报纸的记者怎么办？那些家伙会闯进我这验尸房里来的！”

“记者也不行！他们抗议多么强烈也不行！”

“照您的意见办，警监先生！”

老刑警生来就是这样天天同这些死尸打交道。此刻他望着两位官员的背影，看着他们穿过警察总署大厦的院子朝他们的车子走去。接着，他便返回那冰冷空旷的验尸房，按了按墙边放着洗手盆的桌子旁的电铃。没过一会儿，两个工人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把四号放到冰里，”老刑警命令道，“深冻起来便能长时间保存，直到需要时再拿出来。”

他掐灭了他的雪茄烟蒂，无动于衷地望着那两个工人把四号担架抬到电梯里，又一起乘电梯到更深一层的冰冻室去了。这时电话铃响了，他抄起听筒，叫了声：“喂？”

接着，他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连忙点头道：“是的，是的，刚才还在这里，头儿。”又说，“科纳尔警监和本诺尔斯少尉，是的。他们到哪里去了？这个我可不知道了。什么？您已经搞清楚他的鞋是哪里买来的了？在特林顿买的？祝贺您，头儿！那我们很快就能解开这个谜了。”